

# 日暮乡关何处是

——说说七律

周实

黄昏,中流浮着一层烟霭,湖岸密密麻麻的芦苇一起一伏地延伸到了古时楚地的广阔田野。还有大雁排成人字穿过风雪飞向远方。远方是那云梦泽。而友人却独自登上了那条远去的驶向洞庭湖的船。他将在那风波之中,星河之上,依山行转,通宵前进。而,那刻,那梅花,已在无奈地飘落了,腊月也快过去了,想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应该正好赶上过年。

这是何等细腻的情感?不但可意会,而且可言传,就像徐安贞那天晚上所写的《闻邻家理箏》:斗横夜

尽,月落人愁,思绪万千,没个尽头。忽然,一阵悠扬的乐声从画阁中传了出来,原来是邻家姓赵的女子又在开始弹箏了。一曲终了,凭空想象那女子亦是双眉敛蹙。夜阑天冷,听那调急,自然又怜她玉指生寒。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箏声虽然是停了,画阁的门却没有声响,没有听见有人打开。唉,与其这样痴呆地想着,还不如去睡觉为好,睡着了还可能在梦里与她相遇呢。

当然,也有激烈的,那些写边塞的七律,比如祖咏的《望蓟门》,每一句都刀枪逼人:“燕合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有人甚至这样说,读了祖咏的这首诗,都想投笔从戎了。

崔慰祖是南朝萧齐著名藏书家。他藏书至万卷,还是正史记载中首位出借自己藏书的知名学者。其慷慨借书予人的胸襟,令人钦佩。

崔慰祖(465—499),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人,《南齐书》《南史》将其入“文学传”。清河崔氏也是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代有名人。

过此。”(《南史》本传)这段话的大意是,学者们将自己所不知的十多个地理问题,向崔慰祖询问。慰祖说话有些结巴,回答得简洁而全面。众人皆佩服,交口称赞。谢朓慨叹道:“即使班固、司马迁再生,亦不过如此。”

崔慰祖著有《海岱志》一书,记述了从西周迄西晋的历史人物,计划撰写四十卷,写到一半而患重疾。

临终,他对堂弟崔纬说:“我时常打算注释《史记》和《汉书》,已经采集了二书漏掉的史实二百多件,放在书橱和竹箱里,你可以整理好抄录出来,以保存其大意。《海岱志》确实不够完善详细,你先抄写几册,送给我的同事及朋友任昉、徐夤等人各一本,让后世知我清白而有学业。”

关于崔慰祖藏书及借书给邻人的事迹,

《南齐书》本传有载:“(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就是说,崔慰祖藏书达万卷之多,邻里有爱读书的青年前来借阅,每天要借数十卷,慰祖都亲自取出给他们,从未拒绝过。

崔慰祖借书予人,许多藏书家都难以做到。其润人淑世的义举,可圈可点,值得褒扬。

## 藏书家故事

### 藏书达万卷 亲取借邻人

陈德弟

## 不尽狂澜走沧海

李元

2018年至今,国产电视剧《大江大河》三部曲逐一上映。电视剧改编自作家阿耐的同名小说,原著曾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大江大河》一书的背景设置在华东某省,时间集中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三位主线人物或为走出校门后一路打拼的国企高管,或为改变贫困农村命运的乡镇企业带头人,或为从小生意起家的私企老板,均在商界有所建树,他们的得与失、荣与辱,都离不开大时代的变迁。“大家面前忽然展现一个新世界,有人裹足不前,有人勇往直前,整个社会忽然不再是一潭死水,于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差异又逼得人无法安于现状,即使再胆小安稳的人也不得不想方设法跟上发展,整个社会充满躁动。”这是属于国家、社会的大事记,也是属于主角群体的大事记。

书中第一男主角宋运辉,随着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人生。大学毕业后,他从挑着扁担进单位报到的青涩技术员,一路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学者型官员。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和无奈,仍然不改奋斗进取的初心。全书最后,宋运辉与家人走在少年时奋力攀登过的山上,他在回顾,也在思考,留给读者一个意犹未尽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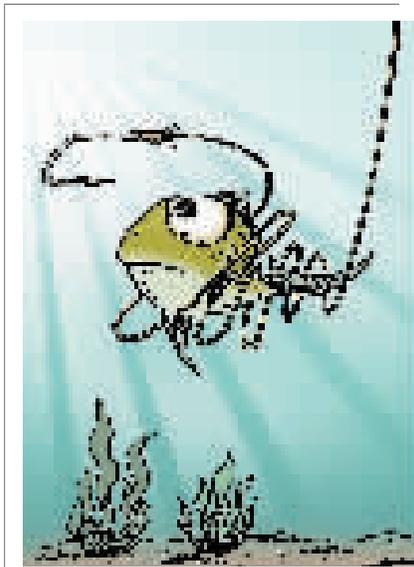
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文化不高,却能最先接受创新,勇于尝试“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雷东宝的带领下,贫穷的村子翻身致富。然而,刚愎自用的雷东宝先后遭遇

了妻子离世、家事纷争、锒铛入狱,一手打造的村办产业也走向了衰败。

卖过馒头、当过“倒爷”,靠房地产发家的个体户杨巡,没有宋运辉决心做大事的崇高理想,也没有雷东宝改变全村命运的勃勃野心,只想努力挣钱,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或许会让不少人有所共鸣,但杨巡,一味追求利益、缺少道德约束,最终遭遇了事业和爱情的滑铁卢。雷东宝的人生经历也为作品增添了现实色彩。

《大江大河》的书名,与书中强调的“这是个百舸争流的年代”相呼应,也预示

着主线人物的不同命运。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都在记录历史、改变着历史。正如涓涓细流终将汇入大海,形成时代之狂澜。



格言画 杨树山画  
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  
——马基雅维利

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慰祖堂兄崔慧景向朝廷举荐他和注释《世说新语》的刘孝标“并为硕学”,应予嘉奖。的确,慰祖因读万卷藏书而学问博洽。沈约和谢朓是当时著名学者,曾在吏部衙署召集众多学者友人,探讨学术,慰祖亦在其中。“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谢)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

## 从近现代新闻史料“读懂中国”

——读汪兆骞的新作《纸上起风雷》

周纪鸿

唐朝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借用这话,来描述汪兆骞先生笔耕不辍、意气风发的创作状态,大致不差。汪先生2023年上半年出版的《李叔同传》已经加印至第7版。新年伊始,他的新著《纸上起风雷——中国文人1900—1949》(简称《纸上起风雷》)现代出版社2024年1月第1版)又新鲜问世,令人刮目相看。

汪兆骞一生致力于文学编辑和写作,这部书可以说是“跨界之作”。本书以新闻史的视角,打捞和挖掘诸多细节,还原了近现代中国新闻史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以及彼时中国文人的时代

气质。

首先,晚清民国之际,除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变化外,中国文人还在经历着空前绝后的知识体系转型。晚清民国文人西学知识日长,新闻报刊出版一度兴旺,报人报刊扮演了文化和思想先锋的角色。其次,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步报刊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本书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各具风采的报界翘楚以自己的韧性奋斗追寻心中的理想,造就了声名远播的报刊。因此,这部跨界之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召唤我们的“文化自觉”和“中国意识”。

## 折梅聊赠一枝春

瑶华

元代诗僧释明本有诗《宫梅》,乃唱和友人冯子振同题之作:“长门月冷漏迟迟,正是香愁粉怨时。折得一枝无寄处,翻思红叶好题诗。”诗中为体现深宫女子的幽怨之情,连用了“折梅赠远”和“红叶题诗”两个典故。

虽然《说苑》记载了“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的故事,《西洲曲》中也有“折梅寄江北”之句,但古诗中的“折梅”用典通常都源自南朝盛弘之《荆州记》中的一段逸事:“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范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此,梅花的意象便与传信、信使

便将诗作者安在了他的头上,此说法流传甚广。但陆凯一生都在北魏为官,自称“江南”似乎于理不合,于是又产生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首诗实际上是范晔从南方寄给远在塞北的陆凯的。此种说法看似相对合理,但仍然经不起推敲。

抛开两人身处敌对国家不谈,仅从年龄也能发现问题。陆凯生年不详,按照《魏书》记载,卒年在“正始(504—508)初”,对照范晔的生卒年(398—445)可以发现,范晔死后陆凯在世时间将近六十年,并且陆凯的祖父陆倕仅仅比范晔大六岁。这两人并非同辈人,书信往来的可能性极低。

而如果认为陆凯是三国时东吴人,证据也似嫌不足。《三国志·陆凯传》记载,陆凯“手不释书,好太玄”,但并未留下作诗的记载。由于陆凯曾经率军讨伐朱崖(今

海南海口)、儋耳(今海南儋州),大庾岭是必经之路,此地盛产“南枝落、北枝开”的梅花,又名梅岭,后世写梅岭的诗里,有的也会将陆凯寄梅的典故联系在一起。不过,当时正值孙刘联合抗曹的时期,即使陆凯在曹魏控制下的长安有朋友,东吴驿使也很难把梅花和书信送到对方手中。

尽管此诗作者仍然成谜,但不能否认的是,它所蕴含的淡泊悠远的情谊早已深入人心,将“折梅”和思念友人紧密关联。“一枝春”在宋代还是过春节时很受民间欢迎的词牌,《武林旧事》记载:“守岁之词虽多,极难其选,独杨守斋《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

## 人文经典

诗词中的梅之二